




大医赋

曹志军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014034092

I247.59
212



大医赋

曹志军 著



I 247.59
212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233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医赋 / 曹志军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 1
ISBN 978-7-5060-7156-7

I. ①大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9980 号

大 医 赋

(DA YI FU)

作 者: 曹志军

责任编辑: 简以宁 葛灿红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

版 次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1.5

字 数: 28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156-7

定 价: 32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12

谨以此书献给
值得尊敬的医生和尊敬医生的人们

序言

医者，是个很古老的职业，起码远远早于农夫、牧民和艺术家。当原始人还不懂得把野生的小麦种在洞穴旁的土地上，还未曾把野猪驯化饲养时，还未曾在崖壁上用石头的利刃刻画图形时，已经有人在帮助同伴拔除扎进脚里的荆棘，挤出污血，舔净伤口。他们，就是我们医生的鼻祖。

人类社会延续至今，纯粹的医生是一个极其复杂、极其特殊的社会群体。他们有着高深的文化背景，有着精湛的专业知识，有着娴熟的诊疗技艺，有着广博的仁爱之心，有着忘我的献身精神。当然，他们也有烦恼，有惆怅，有欲望，有拼争，有失利，有忏悔。

他们为人类的生命之舟全程护航，参与生、老、病、死的每个环节。他们目睹着由此而衍生出的无数场人间悲喜剧，阅览着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，感悟着各色人等酸甜苦辣的个中滋味：或伟大，或平庸；或高尚，或卑鄙；或壮丽，或猥琐；或惊涛拍岸，或平和无奇。

在中国，医生是一种尴尬的行当，有点儿像警察。当你家失火或被盗时，你肯定毫不犹豫地拨打119或110求助。然而当你酒后驾车、超速行驶和闯红灯被罚款时，你多半会心生怨恨，你会置警察频频敬礼的文明执法于不顾，会胡搅蛮缠地训斥道：你这是什么态度？

有人说，医生的双眼漠视生离死别，白大褂里面包裹着麻木不仁的躯体和机械刻板的心脏。非也！他们以看似冷漠的外表去传达内心灼热的仁慈；以看似残忍的手段去治疗患者的伤残；以看似无情地追逐细节的真实去维持诊断的客观和公正。

请不要苛求医生为你的每一次牙痛而垂泪，这样会分散他对生命本质的

关注。

借用书中主人公的一句话：“不是我不感动，是你生活的篇章不精彩。”

医生，非圣贤也。医生自身也处在生活的漩涡之中，也处在生命的轮回之中。

我不必学那些才华横溢的码字高手，为创造出高收视率的肥皂电视剧，披上白大褂蜻蜓点水般地去体验生活；再回到安乐窝里，一边品着波尔多红酒听着莱比锡管弦乐吸着哈瓦那雪茄，一边构思捏造出人物和剧情的矛盾与冲突、生拉硬扯进来时下热门话题、堆砌大量坊间流行语言。他们赚了稿费、苦了演员、蒙了观众、迎合了上级、糊弄了政府。笔者行医一生，我会真实地展示医生的现状，而且如数家珍唾手可得。

在医生的眼中，欺骗行为不是道德问题，而是难以治愈的心理疾患。

文人说俗事，随笔意识流。

谨以此书，献给值得尊敬的医生们和尊敬医生的人们。

作者

2013年11月12日

目 录

开篇 / 001

第 1 章	006	第 15 章	072
第 2 章	009	第 16 章	077
第 3 章	016	第 17 章	080
第 4 章	021	第 18 章	086
第 5 章	026	第 19 章	091
第 6 章	029	第 20 章	095
第 7 章	032	第 21 章	097
第 8 章	036	第 22 章	104
第 9 章	043	第 23 章	108
第 10 章	046	第 24 章	119
第 11 章	050	第 25 章	132
第 12 章	057	第 26 章	138
第 13 章	064	第 27 章	147
第 14 章	068	第 28 章	152

第 29 章	157	第 43 章	248
第 30 章	162	第 44 章	252
第 31 章	167	第 45 章	264
第 32 章	172	第 46 章	269
第 33 章	176	第 47 章	272
第 34 章	185	第 48 章	277
第 35 章	192	第 49 章	279
第 36 章	198	第 50 章	285
第 37 章	209	第 51 章	292
第 38 章	214	第 52 章	298
第 39 章	220	第 53 章	303
第 40 章	226	第 54 章	309
第 41 章	230	第 55 章	317
第 42 章	236	第 56 章	321

尾声 / 327

跋 / 332

开篇

暮春三月的北京城，处处柳芽绽绿、桃花泛红。

今天，坐落在东三环内的健慈医院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。

往日站在医院大门口的保安人员，被着装整齐、表情严肃的武警战士代替。临近医院的街面上，还增设了交警岗哨。

平日里熙来攘往的院前广场也拉起了警戒线。广场上停满各式车辆：进口公务舱、豪华大巴、电视转播车、地面卫星移动通讯站……

一列车队呼啸而至。前面由警车开道，两辆救护车紧随其后，后面是荷枪实弹的武装押运车。这车队是由秦城监狱一路狂奔而来的。

开道的警车戛然停在住院大楼前的坡道上。尖厉刺耳的汽笛声和此起彼伏的刹车声在高楼间回荡，红蓝两色的警灯闪烁得令人目眩心惊。

车上下来的警察和武警战士迅速站成两排人墙，中间留出一条专用通道。救护车上依次下来几个男医生，他们两两合作抬着银灰色不锈钢圆罐急速而平稳地朝专用电梯走去——这电梯直通八楼手术室。

刚才在庭院里游荡的记者们此时“呼啦”一声全拥了上来，他们扛着摄像机，或持着长焦镜头，欲乘机采访，结果却被武警战士委婉而坚决地挡在

电梯门外。

医院对面的马路牙子上，早就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。他们指点着，议论着，猜测着。虽然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却执着地在这里耗费着时间，久久不愿散去。

健慈医院这次并不是在执行什么重大的抢救任务，而是要在这里进行“国际手拉手肾脏移植学术研讨会”的示范手术。

刚才车队护送的是外地支援的肾源。

示范手术将由国内外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，健慈医院肾脏移植中心主任薛征教授主刀。

亲临现场视察的有世界卫生组织代表、中国卫生机构的高级官员、国内外著名的肾脏移植专家，以及世界各地的电视台、新闻报刊和学术杂志的记者们。

观摩的贵宾都被安排在八楼。透过教学大厅的穹窿形密闭玻璃屋顶，他们可以直接俯瞰手术的全过程。

在玻璃屋顶的外面，数十架“长枪短炮”居高临下地对准了正下方的手术台，他们将全程录制下这台手术的所有细节。

摄像的既有中外媒体的记者，也有国外器官移植机构的情报人员，更有医学院负责编教材的老师。因为无论是作为国际新闻，还是作为学术交流的第一手资料，还是作为新教科书的素材，这次示范手术提供的经验和案例都是极其珍贵的。

手术的细节实况，将同步呈现在数十公里外的国际会议中心的会场屏幕上。在研讨会的主会场，大厅里座无虚席。除了各国代表之外，主办方破例邀请了200名左右国内肾脏移植专业的同仁作为观察员列席。闻讯赶来的首都医学院校的几百名学生，只能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席地而坐。即便如此，能够作为旁听生参加如此高规格的医学盛会，已然让外埠的学姐学弟们羡慕得眼球充血啦。

“手拉手”，是薛征的创意。他希望通过手术示范，向第三世界的同行们传授现代技术，打破西方对肾脏移植手术的技术垄断。同时，也能够直接地展示中国医生在肾脏移植领域的发展速度和精湛技艺。

薛征穿着形似宇航服的手术衣，戴着浅绿色的玻璃面罩，这套行头使得

他与外界全封闭式隔离；微型麦克风镶嵌在面罩上靠近嘴巴的地方；帽子顶端藏着一架微型数码摄像机，其拍摄范围与薛征的视野重合。手术室里还有五台固定机位的遥控摄像装置，分别采集麻醉台、监护仪、手术野、供肾组和全景广角的图像。

薛征要在手术过程中边指挥边讲解。

八楼教学大厅里配有英、法、日、俄四个语种的同声译员。

薛征站在手术室中央，面对手术床上的病人和坐在病人头端的麻醉师。他将消毒了双手高举在胸前，护士长郭晋芳为他戴上超薄乳胶手套，扎好衣服后面的系带。

薛征明亮而深邃的目光，逐个扫过每位参战者。他浓重的双眉紧锁，气定神安，无言自威，俨然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。

手术台上，注射了镇静剂的病人安静地侧卧着。口鼻处扣着氧气面罩，四块洁白的布单覆盖病人全身，只有腰背部手术切口处暴露着。手术切口区和周围的皮肤，已经被仔细地消过三次毒。

麻醉师坐在无靠背的旋转圆凳上。围绕其左右的人工心肺机、心肺功能监护仪、血氧浓度监护仪、麻醉机、血液透析系统等，也早已进入程序，无声地运转着。各个显示屏上，跳动着粗细不同的绿色荧光曲线；电脑打印机即时记录着各种数据和图表。

薛征用目光示意第一助手、第二助手、器械护士和巡回护士们各就各位，自己站在病人的右侧。

他最后环视了一圈各个岗位，彩色监视器也同步把每个人的面孔都展现了一遍。

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停顿片刻，缓慢而威严地问道：

“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。”

各岗位负责人依次回应。

薛征把脸朝向麻醉师说道：

“请报告病人的生理参数。”

麻醉师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，迅速报告说：

“血压 12kPa，心率每分钟 92 次，呼吸 19 次，体温 37℃。血氧饱和度、

氧脉压、血 pH 值、心电图均正常。气管插管和静脉通道畅通。各个监护仪器均运转正常。”

薛征随即用英文通过微型麦克复述着，声音和图像立即转播给主会场代表及教学大厅的观察员们。

“开始吧！杨大夫作为第一助手负责切取病肾，曹副主任负责供肾处理，郁副主任机动待命。郭护士长巡回，负责三个手术台之间的全面协调。受肾组护士注意，现在开始从病人右上肢静脉留置导管内，缓缓推注硫喷妥钠。”

护士们依次轻声地重复着：

“是，右上肢静脉留置导管内，推注硫喷妥钠进行诱导麻醉。”

“右下肢静脉留置导管内点滴生理盐水，保持预留静脉通路待用。”

“是，右下肢静脉留置导管内点滴生理盐水。操作完毕。”

“麻醉师请注意！请再次确认呼吸机面罩的密闭性。”

麻醉师目视着薛主任，右手抬起，食指与拇指呈圈状示意 OK！

薛征继续下达指令：

“施行气管内麻醉，滴入低浓度安氟醚。右下肢注射肌肉松弛剂卡肌宁。密切观察病人的呼吸、心率和血压。请及时报告病人的状况。”

麻醉师轻轻回答道：

“收到，马上执行。”

两分钟后，麻醉医生抬起头：

“报告薛主任，病人进入深度麻醉状态，各项生理参数正常。具备手术条件。”

薛征果断地命令道：

“切开！”

声音低沉，短促而有力。

第一助手杨杰士对着薛主任，会意地点点头。他右手持一号大圆刀，准确、笔直、一气呵成地切开表皮。皮肤均匀整齐地裂开一条细长的切口，一步到位。

别小看这一刀，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练不到这个境界。切深了，可能伤及皮下血管；切浅了、切短了，还要补刀；切斜了，影响手术视野和愈合后的美观。

细节决定成败，勤奋铸造巧匠。经过严格训练的科班医生，每一个招式、每一点力度、每一步进程都如钟表般精准，如军人般规范。

浅浅的切口如同一条彩带，橘黄色颗粒样脂肪组织翻露出来，上面散布着几个细小的鲜红色出血点。

杨杰士放下刀，手心向外伸出，不用任何语言，甚至连头都不抬，器械护士立即挑出一把2号蚊式止血钳，平稳迅速地递到他手中，配合默契得好似自动生产流水线。

薛征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手术进展。

杨杰士切开后腹膜进入肾窝，病变的肾脏被剥离出来了。

薛征通过对讲系统向隔壁手术室里自己的老同学曹孟起问道：

“曹副主任，请汇报供肾情况。”

“好的，正在处理。供肾与接受人配型吻合，确认编号为2009-8-13-A的尸体肾。常温热缺血时间3分钟，冷缺血时间57分钟。灌注液pH值7.0，四唑盐试纸10秒钟内变成黄色。供肾表面色泽正常，无水肿。供肾的血管、输尿管残端处理整齐。正在用营养液维护，可以随时启用。”

“好，谢谢。”

薛征用英文详细地讲解着手术的步骤和进程。同时，他盯着监视屏幕，不时地指挥着电视摄像记者调整画面。利用手术短暂的空隙，简洁地回答着主会场代表和八楼教学大厅里专家们提出的问题。

手术按着预定的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
全世界医院手术室里的空气中，都弥漫着一股特殊的味道。那是一种由酒精、麻醉剂、消毒水和血液蒸发后混合在一起的特殊味道；是一种令医生们感到亲切，令局外人感到刺激，令病人感到恐惧的奇妙气息。

嗯，味道好极了。

第 1 章

这次手术很成功，会议开得也很圆满。会后，像往常一样，薛征把老同学曹孟起请到家里。他有个习惯，在做一件大事之前要请人提建议或意见，做完后又要总结经验和教训。曹孟起是薛征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，两人一起进的首都医科大学，现在是临床医学教授。

曹孟起多次来过薛征的家，那是一幢坐落在朝阳区东三环的老式灰色板楼，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是健慈医院的职工宿舍。现在看起来，这幢建筑无论从外观上还是从内部结构上，都显得十分落伍，与周围商圈透露出的现代化、国际化气息很不协调。按时下的标准，它甚至可以列入危旧房改造范围了。然而，遥想当年，这幢灰色大楼是多少人的梦想啊！能从健慈医院分到一套住房，必须过五关斩六将。要经过反反复复的民主评议和领导审查，还有一套像模像样的积分制度把关：

分房申请人的工龄要满十五年，还必须在健慈医院连续工作十年以上；必须是已婚者，夫妻同为健慈医院职工者可以加分；必须是中级以上职称，正高级职称者可以加分；必须每年的鉴定评语良好，荣获市、区级先进称号者可以加分；配偶及其子女必须全有北京市城市户口，执行计划生育者可以加分；家庭成员平均居住面积不足九平方米，三代同居一室者可以加分……

这个住房分配制度不知道是谁发明的，日后被各大小单位的领导争相仿效，并且被修订得日臻完善，也愈发的苛刻。一纸住房分配制度，引发了多少匪夷所思的故事。这个制度，令多少初出茅庐的青年望“房”兴叹；令多

少基层员工愤愤不平；又令多少长袖善舞的势利小人如愿以偿……

如果严格地按照条文比对，即使已担任泌尿外科主任，又兼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的薛征，也不完全符合分配住房的条件。

领导念其曾经连续三年被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、健慈医院和北京市卫生局评选为先进共产党员，并且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，才破格给他一套小三居的钥匙。曹孟起记得，当时健慈医院的全体职工都认为，给薛征分配住房是天经地义的。大家心服口服，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。

医院的家属楼与住院部相邻，仅由一道铁栅栏相隔，铁栅栏中间留出一个小门。薛征的家位于二楼，是一套老式的三居，除了三个卧室外，还有一条狭窄的走廊，没有客厅。向阳的大间约有三十平方米，是薛征夫妇的卧室。隔着走廊，朝北的两间是两个孩子的。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，房门都锁着。老两口坚持民主作风，尊重孩子们的隐私，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私人空间。

在薛征的这间屋子里，家具摆放得略微有些拥挤，却也井井有条。六个玻璃门书柜充当隔断，把房间划分出睡眠区和办公会客区。睡眠区摆放着床、衣架等物；办公会客区有一张写字台、一把旧藤椅；仿红木的餐桌和餐椅；墙角拐弯处还挤着一大两小的布艺沙发。正对门口的墙壁上挂着几幅书法作品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一幅六尺中堂，顶天立地地悬挂在中央。紫金色绫缎托裱，乌木的画轴，上书十二个魏碑体大字：

仰俯无愧天地
生死不惧鬼神

字体浓重粗壮，刚劲有力。此乃薛征的父亲薛少卿老将军亲笔手书。薛征将其奉为家训。

写字台的上方，两个枣红色的镜框里，镶嵌着一副行草对联：

临诊如临战
用药若用兵

这副对联由薛征亲自撰文并书写，此乃他多年的行医感悟，亦是用以自律的警示。字体如行云流水，流畅大气；措辞言简意赅，发人深省。医学界的同行们纷纷索要复印件，想把它当作座右铭。

薛征和他父亲，一个是军人，一个是医生，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书法功

底，这还要归功于他的祖父薛奇芳老先生。

薛征身为医生、教授、学者，沉稳谦和、坚韧执着。他不太像戎马一生、耿直刚烈的父亲，倒更像是继承了祖父的衣钵，品格中包含着宽厚和睿智，也有一股儒雅的气质。或许这就是隔代遗传吧？要么就是薛老将军的基因，在战争年代发生了突变。

庚子年三月

薛征书于北京

薛征书于北京

薛征书于北京

第2章

说起薛征的父亲薛少卿，曹孟起也不陌生。薛少卿早年跟随贺龙一道参加黄石起义，随即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。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后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受党中央委派前往东北三省开辟解放战争根据地，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。

薛少卿将军是中国现代空军的奠基者之一，他同刘亚楼等人筹建了共产党的第一所培养飞行员的学校——东北航校。后任的空军领导都尊称薛少卿将军为“老校长”，连空军军史里也是这样记载的。

他在1956年被授予中将军衔，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代将军。是空军司令部五个常委之一。直至八十年代末光荣离休，又被增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。

薛征从孩提时代起，就很少有机会与父母单独相处，更难得接受他们的直接教诲了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。在严峻形势的考验下，薛征的父母如同千千万万名共产党干部一样，夜以继日、如饥似渴地学习，废寝忘食地工作。紧接着就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：三反五反、镇压反革命、反右派、大跃进、全民大炼钢铁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、文化大革命、批林批孔……

薛老将军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至今仍然心有余悸。他总结这十年是：学不完的文件，开不完的会；搞不完的运动，受不完的罪；表不完的忠心，站不完的错队；流不完的眼泪，说不完的惭愧。